

第一部“妥协”观念史 政治思想领域开创性的杰作

# Compromise

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History



## 妥协

### 政治与哲学的历史

[美] 阿林·弗莫雷斯科 著

启蒙编译所 译

人类社会的基本行为  
政治文明的基础概念  
没有妥协就没有宽恕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 Compromise

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History

## 妥协

政治与哲学的历史

〔美〕阿林·弗莫雷斯科 著

蒙 编译所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妥协：政治与哲学的历史 / (美) 弗莫雷斯科著；启蒙编译所译. —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书名原文：Compromise: 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History

ISBN 978-7-5520-1387-0

I. ①妥… II. ①弗… ②启… III. ①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9605 号

启蒙文库系启蒙编译所旗下品牌

---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16-395

## 妥协：政治与哲学的历史

著 者：〔美〕阿林·弗莫雷斯科

译 者：启蒙编译所

责任编辑：唐云松 孙洁

出 版 人：缪宏才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mailto:sassp@sass.org.cn)

印 刷：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890 × 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15.5

插 页：3

字 数：32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520-1387-0/D · 378

定价：7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mpromise: 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History

Copyright © 2013 by Alin Fumurescu

the Syndicate of the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Englan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授予启蒙编译所

本书译文版权为启蒙编译所拥有

## 致 谢

vii

多年(太多年)以来我一直确信,很多书里出现的“致谢”仅仅是一种出于礼貌的惯例,直到我自己动笔才改变了看法。现在我明白并且确信,假如没有许多人的帮助,这部作品就不可能出版,他们值得我无条件地感谢。

分不同的类别来表示我的感谢可能比较简洁——我在学术、经济、情感等方面得益于各种各样的人。不过那是无用的计划,因为首先帮助不是送上门的包装利索的包裹,每个上面都贴好了标签。事实上,帮助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它的无限慷慨:它不是配给的,而是主动提供的;它不是单纯出于理性算计的显示(虽然在许多场合它必然如此),它还是一种“内心的习惯”。

因此请允许我没有损害地妥协。首先我想感谢布鲁明顿(Bloomington)的印第安纳大学的博士委员会成员:杰弗里·艾萨克(Jeffrey Isaac)、拉塞尔·汉森(Russell Hanson)和威廉·肖伊尔曼(William Scheuerman)。假如没有他们的忠告和毫不吝惜的帮助,就没有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就没有这本书。奥雷利安·

克拉尤图(Aurelian Craiutu)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批评和鼓励完全有可能结合在一起,他既是难以取悦的委员会主席,又是真正的朋友。

在过去这些年间,许多学者的专业知识令我获益,其中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南希·罗森布鲁姆(Nancy Rosenblum)、南内尔·基奥恩(Nannerl Keohane)和卡里·内德曼(Cary Nederman)的评论和建议尤其令我受益匪浅,它们在我写作过程的各个阶段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只能希望他们关于新想法的热情依旧如我感受的一样有感染力。我在杜兰(Tulane)大学的第一年,原稿进行了最终评审,其间迈克尔·朱克特(Michael Zuckert)的帮助非常重要——虽然他本人不会承认,多亏玛蒂·汤普森(Marty Thompson)的支持和友谊——我是否有资格这样说?——我的原稿才得以完成。

最后我不得不承认一个并非最不重要的事实:尽管应该感谢很多人,假如没有我的妻子安卡(Anca)无条件的爱和耐心,这部作品就不可能完成。经过这些年之后,我在这一点上还是无法妥协。因此我把这本书和全部的爱献给她。

# 目 录

致 谢 / 1

第一章 导 论 / 1

第一节 机 遇 / 4

第二节 挑 战 / 7

第三节 妥协与自我表现 / 11

第四节 妥协与政治代表 / 17

第五节 论证的结构 / 23

第六节 初步结论 / 28

第二章 关于妥协的不妥协 / 39

第一节 妥协之前的妥协? / 44

第二节 妥协:从方法到原则 / 55

第三节 没有损害的妥协? / 63

第四节 妥协的道德 / 69

第五节 作为国家或民族特征的妥协? / 81

第三章 妥协的系谱及其难以预测、令人费解的变化 / 96

第一节 作为仲裁的妥协 / 100

第二节 作为选择的妥协 / 105

第三节 法国人对妥协的戒心 / 111

第四节 英文中的妥协的优点 / 121

第四章 个人的辩证关系 / 146

第一节 基督教的矛盾心理 / 149

第二节 一个人,两个领域 / 153

第三节 两个领域,一个教会 / 158

第四节 一个共和国,两个领域 / 163

第五节 个人与代表 / 168

第五章 妥协与向心的个人主义 / 182

第一节 向心的个人主义的出现 / 190

第二节 万变不离其宗 / 204

主权:意志与理性之间

第三节 国家对阵人民 / 216

第四节 向心的个人主义与亲自实践的政治 / 225

第六章 妥协与离心的个人主义 / 240

第一节 “于是不列颠与整个世界彻底分离” / 244

第二节 个人的公共福利 / 250



- 第三节 两个领域的崩溃 / 255
- 第四节 离心的个人主义、妥协与非自利的契约论 / 262
- 第五节 议会与自下而上的代表 / 274
- 第六节 作为政治惯例的妥协 / 283
- 第七节 光荣的妥协 / 290
  
- 第七章 被遗忘的代表之路:欧洲大陆的契约主义理论 / 306
  - 第一节 法国的“理性契约” / 313
  - 第二节 契约理论在欧洲大陆的其他版本 / 335
  - 第三节 霍布斯和洛克以后的法国的非自利的契约论 / 348
  
- 第八章 英国的作为妥协的契约 / 366
  - 第一节 父权主义与非自利的契约论 / 371
  - 第二节 共和主义与非自利的契约论 / 377
  - 第三节 政治领域内“新”妥协的出现 / 389
  
- 第九章 结 论 / 422
  - 第一节 妥协与两个维度的人 / 425
  - 第二节 妥协与一个维度的人 / 430
  - 第三节 妥协与文明社会 / 433
  - 第四节 妥协与自下而上的代表 / 436
  - 第五节 属于妥协的归妥协…… / 442
  - 第六节 政治妥协的未来 / 452
  
- 索 引 / 460

## 第一章 导 论

### “我们有一种政治技能……”

由于人类不仅是政治动物,而且是会使用语言的动物,他们的思想塑造了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行为及行为方式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而后者又取决于他们用什么观念。

——汉娜·皮特金(Hanna Pitkin)

2010年12月,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断言“这个国家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上”,制造了头条新闻。2011年7月,他惊讶地注意到“妥协变成了一个肮脏的词”,尽管“美国归根结底一直是妥协的宏大试验场”。2012年3月,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在第一夫人会议上附和了他的话:“人们以为妥协是一个肮脏的词,我讨厌这样,它不是!”这令很多人惊讶。尽管从学术角度而言,这些评论没有任何非同寻常之处,但他们的话仍然在专家和博客圈子中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至少在英语国家,大多数政治家和理论家们都同意“政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美国人尤其擅长。<sup>[1]</sup>

举例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司法部长和纽伦堡(Nuremberg)审判的首席美国法官弗朗西斯·比德尔(Francis Biddle)于1957年写道：“当然，我们的整个国民生活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上，伟大的制度即美国宪法本身，就是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妥协，我们从中吸取公共生活的力量，这对于每个美国人都是显而易见的。”<sup>[2]</sup>数十年后，彼得·克努普费尔(Peter B. Knupfer)依旧同意：“妥协是自由政体的标志，在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美国政治史的非正式观察者中间这已经成为自明之理。”那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颂扬了美国宪法的构架和本质，视之为美国政治思想和进程的缩影……在多元民主理论的基础上妥协并达成共识，继续前进”，克努普费尔简短地回顾了他们的看法之后接着断言：“按照联邦主义者的解释，宪法的妥协不仅是超越狭隘利益关系的共同感情的产物，而且给将来的后代提供了一套为类似的妥协辩解的论据。”<sup>[3]</sup>为了证明他的论点，他引用了一些建国者们的话，其中尼古拉斯·吉尔曼(Nicholas Gilman)在私人信件中坦承新宪法“经过讨价还价和妥协才制定”<sup>[4]</sup>。在纽约宪法批准大会之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公开宣称：“在我们州的立法机构，常常需要寻找调和各个县的利益的妥协方案；……在由各个州组成的国家进行立法时，必定会发生同样的事情。”<sup>[5]</sup>

美国人专心致力于作为核心政治方法的妥协，其灵感来源于英国。长期以来在政治活动中，大西洋两岸的政治家们在判断妥协的必要性时最常引用的可能就是麦考利(Macaulay)勋爵(“若要做出有用的行动，行动的生活必定是妥协的生活。”<sup>[6]</sup>)和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所有的政府治理，实际上人类的一切

利益和福祉、一切德性和有先见之明的行动,无不建立在妥协和等价交换的基础之上”<sup>[7]</sup>)的话。

然而这种明显的一致仍然远非普遍。举例来说,在美国,茶叶党运动的一些最活跃的支持者公开吹嘘他们不愿意妥协,而在欧洲大陆的政治活动中,过去和如今“妥协”在更多场合始终是“一个肮脏的词”。有些决定在英语国家可以作为成功的妥协的例子被自豪地介绍,可是它们在欧洲却经过重新包装和组织,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sup>[8]</sup>

3

显而易见,“妥协”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词汇。有人主张“可以根据对妥协的普遍态度……划分每种政治制度的类别”<sup>[9]</sup>,或者“民主与妥协以某种方式或许很密切地联系在一起”<sup>[10]</sup>。尽管据称妥协占据着政治领域的核心位置,但政治学家们对这一概念的关注远远不如对其他相关概念的关注,例如代表、宽容、选举等等。<sup>[11]</sup>在一个多世纪里,仅有十几种书籍和文章认真地讨论过这一概念,而且主要是从常规的客观视角进行探讨,以至政治妥协这一主题成了最被政治理论家们忽视的课题之一。<sup>[12]</sup>

然而即使在如此稀少的文献中,作者们似乎也不可能就妥协在政治活动中的恰当作用达成妥协。首先,这一概念所涵盖的语义范畴使其难以处理。人们接受的妥协的意义多种多样,不仅包括“讨价还价”、“通融、顺应”、“交易”、“订契约”,甚至包括“一致同意”、“出卖”。其次,除了内涵的意义不明之外,关于政治是或者应当是什么,人们存在各种不同的梦想,也使妥协成为一个“被喝倒彩”的概念。<sup>[13]</sup>显而易见,一旦接受了经济决定政治的看法,一切事情就都有可能服从妥协。与此相反,一旦接受了政治

4

承载价值的观点，一切就都不可能妥协。<sup>[14]</sup>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如果缺少系谱，就很难完全掌握一个概念——在妥协的研究方面，从未有人承揽过这项任务。

我要设法填补的恰恰是这个缺口，同时希望在此过程中不仅能够弄清楚对妥协的矛盾态度的来源，还可以阐明它与其他关键概念的关系。例如代表(representation)和自我表现(self-representation)。如同我将要说明的，在政治活动中愿意或不愿意妥协不仅与政治代表(political representation)的特殊认识相关，而且同样与独特的自我表现相关。这些无意识间遭到忽视的联系可以帮助我们阐明许多或新或旧的政治谜题。

如果一个政治家在某个时候、在某件事情上愿意妥协不仅取决于对政治代表所支持的对象的认识，而且取决于对自我表现的认识，此外还取决于这个政治家的支持者们对他或她代表着什么的认识，那么风险就最大。不妥协的立场在政治活动中的危险不需要举例证明，不过将妥协作为最卓越的政治方法无条件地采纳的做法同样危险。关于公民们对“他们的”代表失去信任的担忧或许是一个虚假陈述的问题，其根源存在于妥协的分裂的系谱。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叶党的支持者们或许有更多共同的历史，虽然他们不敢承认。

## 第一节 机 遇

“妥协”(compromise)是一个来源于古罗马的单词，指为了永久解决争端通过公正中立的第三方即仲裁者(compromissarius)的

决断双方做出相互承诺(共同承诺)。它是一种口头契约,主要意味着避免上法庭正式打官司的麻烦,为此它相当流行,尤其是在中世纪早期。后来它具有了第二种含义——虽然通常被遗忘,即一种选举方法,主要在教会使用,尽管并非仅限于教会。不管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含义,都要选出仲裁者担任相关的党派或者社群的代表。至少在专家中间,这些基本事实可算是众所周知。然而妥协遭到忽视的历史还揭示了这个词在英格兰与欧洲大陆的用法存在令人惊讶的差异,从16世纪开始直至18世纪晚期,这种差别在法国特别明显。在那段时期,尽管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思想交流越来越多,但实际上所有法国作者都在负面的语境中使用“妥协”这个词,惊人地前后一贯,而英国作者们相信妥协是一种优点或美德,显示出完全颠倒的前后一贯性。17世纪出现的第一部英法词典证实了这种差异。甚至在经过长期的同质化以后,如今这些差别依旧清晰可见,无论是在英吉利海峡还是大西洋两岸之间,只不过在近代早期,这种差异显得引人注目。

从海伍德(Heywood)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到斯威夫特(Swift)和伯内特(Burnet),确实有数十位英国作家在正面或至少中性的语境中使用过“妥协”,并且有显著的一致性。对于他们来说,“妥协”主要意味着讨价还价,为了达成本来不可能达成的协定而彼此迁就。换言之,妥协依旧是公开使用暴力的唯一替代方法。在那时,连基督也被描绘成妥协者,因为他调停冲突,许多作者公开谈论“妥协的优点”。此外,在17世纪初,公正中立的第三方的仲裁这种古典意义已经开始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意义是双方的共同协定、契约、盟约或者一群人的自愿联合。我怀疑,妥协

吸收契约和盟约的含义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人对妥协的热情与自利的契约论 (contractarian) 语言和盟约的实践的激增同时发生。

与此相反,在英吉利海峡对面,16 世纪后半叶之前科基耶 (Coquille)、蒙田 (Montaigne) 和沙朗 (Charron) 已经担心过“妥协”和“受损害”<sup>①</sup>的问题,后来在时代和风格方面都与他们相距甚远的作家们同样如此,例如高乃依 (Corneille)、笛卡儿 (Descartes) 甚至卢梭 (Rousseau) 和基佐 (Guizot)。一个又一个作者为妥协影响“他的良心”、“他的德性”、“他自己”等等而担忧。对于法国人来说,“妥协”以前是(现在依旧是)一个危险的词,因此“compromis”(主要但是并非专门用于正面的语境)与“compromission”(专门标志负面的内涵)两个词之间存在区别。

现在读者只能注意到明显的问题并寻找解释:为什么在 16 世纪末,法国人开始对妥协越来越有戒心 (méfiants),而英国人却没有显露出这种忧虑,反而变得对妥协越来越热衷? 拉丁文的“仲裁”(compromissarius)本来是个中性词,最初仅有特定的、局限的意义,为什么会演变成表示各种各样不同的意思——优点/美德、讨价还价、契约、为调和本来不可调和的立场而相互适应、一种选举方法,甚至包括“危害”、“危险”或者“冒着毁掉自己名声的风险”?<sup>[15]</sup>如果语言学上的分歧也是关于我们社会的分歧,那么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比妥协更容易引起争议的概念,正因为如

① 妥协是 compromise,这个词也有折中的意思,本书中的 compromising 一般翻译成受损害,compromise 有时也同样处理,无法逐一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加,以后不再说明。

此,它更能反映一些不那么明显的分歧。<sup>[16]</sup>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概念的变化时常反映着重要的政治变化。<sup>[17]</sup>

若是如此,值得称赞的妥协与可谴责的妥协之间的突出差异不仅是一种挑战,而且也给我们提供了罕见的机遇。我们必须处理的是特定的问题,这个含糊不清的概念的意义和语言学上的分歧在时间(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和空间(不列颠和法兰西)方面相对比较容易界定(几乎可以准确定位)。

我已经准备好澄清方法学的问题。尽管我几乎专门关注英国与法国的妥协这个词的用法的区别,鉴于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德文词典以及妥协在这些国家出现的一般情况,我还怀疑法国对妥协的慎重可以作为其他欧洲国家的典型代表。不过在得出明确的结论之前,还需要在这个方向进行更多的研究。<sup>[18]</sup>

## 第二节 挑 战

显而易见,出于几个理由,这并非一项容易的事业。首先,研究“妥协”这个概念的历史意味着探索一片从未开拓过的领域。如同我将在第二章说明的,直到19世纪后半叶,从未有人做过实质性的努力,认真地考虑妥协的模糊含义,以及(或者)它对于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用途,遑论探究其历史。因此没有以前的文献可以作为指导这项任务的参考点。其次,它与其他概念不同,恰恰由于妥协固有的可称赞的或可谴责的内涵,决定性质和范围的标准由于使用哪个词而变得愈加复杂。<sup>[19]</sup>将特定的行动或者事态称为“妥协”比描述它有更多意味:这还意味着称赞或者谴责它。



7 故而这项事业要求“既将文本与文本对照，又将文本与语境对照”。<sup>[20]</sup>方法论的挑战主要涉及在分析相当不出名甚或非政治的作品所揭示的日常语言与分析属于政治理论“正典”的作者们对于某些概念的多少有意识的用法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两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任何社会和政治实践“其多种形式的联系的基础是高级的交流工作和语言学媒介的工作”<sup>[21]</sup>。维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 曾经断言概念是工具，“要理解一个概念，就有必要了解可以借此所做的事情的全部范围”<sup>[22]</sup>，如果他是正确的，那么一个概念的历史研究就既不应该忽略日常的语言，也不应该忽略其更复杂的用法。<sup>[23]</sup>

这类事业有许多种标签，诸如概念史 (Begriffsgeschichte)、思想史、知识史、思想的哲学史、观念史等等，我怀疑它们暗示着有点儿无用的学术研究。我发现“概念的系谱”这个标签不仅简单准确，而且最有可能得到牵涉这类争议的所有派别的广泛认同。<sup>[24]</sup>我与概念史学派一样，同时集中关注“妥协”这个概念的意义连续性和转变，试图将其置于背景中研究，并确信正如科泽勒克 (Koselleck) 所言，恰恰由于“社会的历史和概念的历史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的紧张状态永远不可能消除”，不可以忽略它们的关系。<sup>[25]</sup>不过我还相信，“类似的使用英语的作者写过一些关于政治语言的哲学和作品的作品……其成就与概念史协调一致……确实为填补后者的某些不足之处提供了手段。”<sup>[26]</sup>事实上，在妥协这一问题上很可能“不存在建构一部概念史的正确方式”<sup>[27]</sup>，也“不存在可以机械套用的诀窍”<sup>[28]</sup>。这个课题和论证的安排或多或少迫使我们在集中关注“重要的文本”、二手资料和